

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：一个放羊的与一个砍柴的聊了一整天，羊吃饱了，该回家了。砍柴的这才记起来，自己还没有动手砍柴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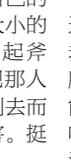
小学，下午放了学，班上成绩最好的一个同学领着我们一帮小屁孩疯玩，天黑好久了才回家，突然想起还得硬撑着瞌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心里直后悔，但领着大家玩儿的同学却每次都若无其事，而且每次考试都是满分。一开学家长会，老师和所有同学的家长都一个劲夸他聪明，天资高。我们羡慕得要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每天下午在课堂就把当天的作业都做完了，回家吃过晚饭又抓紧时间把第二天要上的课预习了一遍。一个人再聪明，天资再高，也还是下了功夫的。

庄子寓言《徐无鬼》讲了一个石匠的故事：某人在自己的鼻尖抹上蝇子翅膀大小的一点白粉，石匠拿起斧头，“运斤成风”，把那人鼻尖上的白粉完全削去而鼻子却不受一点伤害。挺神的。

石匠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，庄子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解释，但在他讲的另一篇故事《达生》里我们可

放羊的与砍柴的

陈世旭



以找到原因。
《达生》讲到：孔子在去楚国的路上经过一片树林，看到一个驼背老人举着一根长竹竿粘知了，只要是他想粘的知了，就可以信手拈来，轻而易举，没有一只能够逃脱。孔子不免惊奇，问老人：您的技巧这么高，有什么窍门呢？

老人认可：我的确是有方法的。夏季五六月粘知了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把竹竿的顶上放两枚球而不让球掉下来，粘的时候知了就很少能够逃脱；如果放三枚不掉下来，十只知了就只能逃脱一只；如果放五枚不掉下来，粘了就像用手捡东西那么容易了。你看我站在这里，就如木桩一样稳稳当当；我举起手臂，就跟枯树枝一样纹丝不动；

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吾蜩翼之知；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！

尽管身边天地广阔无边，世间万物五光十色，而我的眼睛里只有知了的翅膀。外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分散我的注意力，都影响不了我对知了翅膀的关注，怎么会粘不到知了呢？

孔子听了，回头对弟子说：专心致志，本领就可以练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这就是驼背老人所说的道理啊！

一个人要想掌握一门过硬的本领，必须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，集中精力，勤学苦练。

道理说起来挺简单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我自己的教训就很深刻：天资不够，又很不努力，多少年来，写作乏善可陈，常常心猿意马，大量时间没有用在读书写作上，兴趣老是游移不定，总是在给自己找不安心坐下来读书写作的理由。一年一年过去，一拨一拨在我后面开始写作的同行一次又一次引起文坛的轰动，而我只能哀叹：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记得最清楚的一次，那年在京参加一个文学会议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个一块上过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同学，会议之余常常天南海北地聊大天。上海作家王安忆从来都默默坐在一边，有天突然站起来，说：我回房间去改稿子，离席而去。

那篇稿子就是引起广泛好评的中篇小说《小鲍庄》。

原来大家聊天的时候，她一直在琢磨小说。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则短文，引用了鲁迅的话：世界上那有什么天才，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了。还说到鲁迅最讨厌那些“成天东家跑跑，西家坐坐，说长道短”的人，在他忙于写作的时候，倘若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，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：唉，你又来了，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？

没想到，一次转校，把我抛入了一个暗潮汹涌的黑夜。
转校前，我在新加坡一所名校做中文老师。这所学校虽然名气很大，历史也很悠久，但整体氛围很好，同事友善，学生乖巧。我负责教导高级华文，只要资料充足、讲解得清楚明了，便会达到学生满意、家长满意、学校也满意的三重效果。我自然也做得很开心、很有成就感。

静极思动，听曾经辗转多个学校、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，特殊学校、普通学校和名校差别很大，尤其是学生，因为他们来自比较复杂的背景，和名校生有云泥之别。这一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也对自己的适应能力过于自信，于是就向教育部申请，转到了一所特殊学校任教。

特殊学校的学生和名校生果然很不同，有一天我因为不交作业的事和一个学生谈了半天话也没有结果，便跟他谈，要打电话通知他的父母。这名学生不以为意地说：“我爸在监狱，我妈在精

人老了，要过得愉快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不折腾自己为第一优先。想当年，怎么样的金头脑，哎，现在不行咯，做啥都力不从心。一件事情，不是忘了头，就是忘了尾！想半天都想不到……这样一再自怨泄气无济于事。

想不起来就暂时等等，给自己一些时间想想，再想不起来就暂时“中场休息”，也不一定那么重要。如果是证件、资料、一本看了一半就随手放的书、信；才刚放下的手机转个身上厕所，出来就忘了放哪儿，就会揪心、紧张、急切……

那，不妨这么试试：先戴上老花眼镜，以地毯式在可疑处一一查看；如果老伴、儿女在场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就算被小小翻一下白眼，也要高兴期待才好。

一时找不着，先喝口水，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眼睛顺着桌面、柜台、茶几、扫描一下……常常一眼就瞄到！

近年我先后配过三副眼镜，度数各有差异，但都能用。我全部集中放置书柜第二格，有时顺手脱下，随坐随放，起身走动，就找不着了。无镜框眼镜是一种

理啊！

一个人要想掌握一门过硬的本领，必须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，集中精力，勤学苦练。

道理说起来挺简单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我自己的教训就很深刻：天资不够，又很不努力，多少年来，写作乏善可陈，常常心猿意马，大量时间没有用在读书写作上，兴趣老是游移不定，总是在给自己找不安心坐下来读书写作的理由。一年一年过去，一拨一拨在我后面开始写作的同行一次又一次引起文坛的轰动，而我只能哀叹：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记得最清楚的一次，那年在京参加一个文学会议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个一块上过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同学，会议之余常常天南海北地聊大天。上海作家王安忆从来都默默坐在一边，有天突然站起来，说：我回房间去改稿子，离席而去。

那篇稿子就是引起广泛好评的中篇小说《小鲍庄》。

原来大家聊天的时候，她一直在琢磨小说。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则短文，引用了鲁迅的话：世界上那有什么天才，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了。还说到鲁迅最讨厌那些“成天东家跑跑，西家坐坐，说长道短”的人，在他忙于写作的时候，倘若有人来找他聊天或闲扯，即使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对人家说：唉，你又来了，就没有别的事好做吗？

没想到，一次转校，把我抛入了一个暗潮汹涌的黑夜。
转校前，我在新加坡一所名校做中文老师。这所学校虽然名气很大，历史也很悠久，但整体氛围很好，同事友善，学生乖巧。我负责教导高级华文，只要资料充足、讲解得清楚明了，便会达到学生满意、家长满意、学校也满意的三重效果。我自然也做得很开心、很有成就感。

静极思动，听曾经辗转多个学校、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，特殊学校、普通学校和名校差别很大，尤其是学生，因为他们来自比较复杂的背景，和名校生有云泥之别。这一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，也对自己的适应能力过于自信，于是就向教育部申请，转到了一所特殊学校任教。

特殊学校的学生和名校生果然很不同，有一天我因为不交作业的事和一个学生谈了半天话也没有结果，便跟他谈，要打电话通知他的父母。这名学生不以为意地说：“我爸在监狱，我妈在精

随手贴

桂文亚

时尚，连个“色边”都没有，更难找，没事，暂先用第二副；有一次，才取下来，扭头就不见，这太奇怪！原来我顺手放在床上，被子花花的，透明无框镜片老花眼哪能发现？

失误经验积累成多，便归纳出一份备忘录，贴在曾经出过意外的“案发现场”：

大门背后贴纸：出门检查钱包、证件、钥匙、手机。（因此受到年轻人嘲笑……）

客厅：晚归先开壁灯。
厨房：检查炉火。（曾经几度把红烧肉变成焦炭！锅子也烧坏。）

书房：资料分类归档贴标签，备注工作时段。
卧室：眼镜绝对避免随手放置。
外出约会事前做备忘录，诸如记得带已准备好的见面礼……

至于日常生活采买，因为琐碎，出门前便一一记录便条纸上，放在皮夹里。一一采买后，取出检查一遍考考记忆力，免得回家才发现遗忘……如此，习惯成自然，日常生活好过多了。

山翠入诗心

（中国画） 龚晓琴



先天的禀赋自然是有的，鲁迅说“哪有什么天才”是出于谦虚。但即便是“天才”，“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”也是必要的。这应该是所有成功者的“秘诀”之一吧。

隐形的翅膀

王文献

每日驾车去学校，感觉那滚滚的车轮不是轧在马路上，而是轧在我的心坎上；有好几次，在学校大门口，我都想调转头，任性地离开，再也不回来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张韶涵的《隐形的翅膀》这首歌开始流行起来，电视、电台、超市、商场，到处在播。“我知道，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……”歌词一下子被我听进心里去了，让我感到豁然开朗，就像一道明亮的光，穿透迷雾，把我心中的沮丧和难过击得粉碎。再加上那么一点不服输的性格，我不再管别人说什么，只专注提升自己的教学技巧和策略，因材施教，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，质疑之声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随着对特殊学校学生的了解，我对他们有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惜之心，中国台湾教育专家李崇建先生说，没有问题孩子，只有问题家庭、问题家长，的确

京都确实很美。从每一条高低起伏的小街走过，都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。路的尽头就是一座山。山不高，却有云雾在山顶缭绕。京都的山像可以跟人走的月亮。在每一条街的间隙，在天空的下面，它都露出来；当你不去注意街边小店，你就能感觉到山的存在。于是，虽然是平凡的人在世俗的街市里，心却可以和那半山的云一起飘浮，轻盈自在，有出世的感觉。京都简直是一个闹市中的隐居者呢。

往往，一间烧肉店的隔壁会有神社或寺院。或有高高的石阶引你往云深不知处，或有松柏掩映下的深深殿堂，让你心生敬畏。银阁寺附近有一条出名的哲学之道。此地有小桥流水，水流两岸有连绵的樱花树。踩着碎石小路独自慢走，看落英缤纷，听流水潺潺，和不远处的山、山上的云相对，定然能领会许多深意，这就是所谓哲学的出处也未可知。

多年前和女友在北京颐和园。那是一个清晨，园内静悄悄的，看不见别人。我们走过一条雕梁画栋的长廊，突然觉得自己于从前的画片上走了下来。两个宫女，可以闲闲地走，可以看春华秋实，可以将诗句写在红了树叶上让它顺水

而去。在流水的另一方，必有一位青年将它拾起。这么想着，我和我的女友难为情地又畅快地大笑，重回现实。不年轻了，也没有惊人的美貌，即便如此，也喜欢自己的生活如一个不会结束或刚刚开始的故事，如一个耐人寻味却未被说破的谜语。

找到京都的公寓前，我在大阪深红桥的一间公寓借住过几日。隔着窄窄的阳台是对面楼的另一个窄窄的阳台。阳台那一边有另一面窗帘。窗帘后的灯光一日一日亮过又熄灭，熄灭又亮起。灯光的下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呢。对于那透过窗帘的灯光，我有一丝好奇。偶然，同在这地球的一隅，在擦肩而过的间隙，一个关切的询问是否多余？

一天，京都下雪却开着太阳，冷冷的太阳。我知道有所谓太阳雨，太阳雪是在京都才体会到的。我撑了伞，街上的人都不打伞，只用奇怪的眼光看我。有了太阳，下雪就不撑伞的吗？我的眼里闪过这个疑问，太阳雨里不曾传来答案。而在我的伞不确定地开开合合中，雪下着下着就停止了。

我寄居的公寓附近有一条铁轨。常常在深夜也能听见列车经过、道口关闭的铃声，叮叮当当，冲破黑夜直逼而来。听得久了，那铃声跑进了我的梦里。梦里也听见有一个声音一次次在耳边敲起，它急促，它等不得我来做主，而后，一辆夜行列车呼啸着跑远。这铃声一次次把我的思绪拉过来又扯过去。是在这样的节奏中，我继续着我的呓语。

黄昏

詹政伟

对于他人而言，所有的人都不是浮光掠影，因为不是自己，你就是这样，丑陋往往超过美好。黄昏是一个令人欢喜的字眼，它意味着不明不暗的时刻，而这样的时刻，不单单是摄影者喜欢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，不是说人约黄昏后么？好多时候，我想，人与人相处，就应该有黄昏的心态，不求甚解。如下，这个时候，你就会遭此甚好。

十日谈

白马尖的海拔高度，也是登临者的高度，却远不是心的高度。

心里的春光 责编：殷健灵

京都呓语

王晔



找到京都的公寓前，我在大阪深红桥的一间公寓借住过几日。隔着窄窄的阳台是对面楼的另一个窄窄的阳台。阳台那一边有另一面窗帘。窗帘后的灯光一日一日亮过又熄灭，熄灭又亮起。灯光的下边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呢。对于那透过窗帘的灯光，我有一丝好奇。偶然，同在这地球的一隅，在擦肩而过的间隙，一个关切的询问是否多余？

一天，京都下雪却开着太阳，冷冷的太阳。我知道有所谓太阳雨，太阳雪是在京都才体会到的。我撑了伞，街上的人都不打伞，只用奇怪的眼光看我。有了太阳，下雪就不撑伞的吗？我的眼里闪过这个疑问，太阳雨里不曾传来答案。而在我的伞不确定地开开合合中，雪下着下着就停止了。

我寄居的公寓附近有一条铁轨。常常在深夜也能听见列车经过、道口关闭的铃声，叮叮当当，冲破黑夜直逼而来。听得久了，那铃声跑进了我的梦里。梦里也听见有一个声音一次次在耳边敲起，它急促，它等不得我来做主，而后，一辆夜行列车呼啸着跑远。这铃声一次次把我的思绪拉过来又扯过去。是在这样的节奏中，我继续着我的呓语。

黄昏

詹政伟

对于他人而言，所有的人都不是浮光掠影，因为不是自己，你就是这样，丑陋往往超过美好。黄昏是一个令人欢喜的字眼，它意味着不明不暗的时刻，而这样的时刻，不单单是摄影者喜欢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，不是说人约黄昏后么？好多时候，我想，人与人相处，就应该有黄昏的心态，不求甚解。如下，这个时候，你就会遭此甚好。

十日谈

白马尖的海拔高度，也是登临者的高度，却远不是心的高度。

心里的春光 责编：殷健灵

